

## 第 6 屆國立台北大學 飛鳶文學獎 得獎作品

## 散文類 首獎 (1)

## 遠山堆煙

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三年級 / 徐鈺婷

通往台北的國道一號上，原本燦爛的萬里晴空竟顯得略為淡薄，朝車窗透入不大熱切的陽光，溫順伏在身上宛如溫順的貓。凝視在腿靜靜擱著的暖光，我抬起頭，車子正與其它同類相互競逐，在一條筆直得茫然的公路上。看得久了只覺眼痠，加之即將到達大學隱隱的些許不安調合成一帖麻醉藥，身子漸感不支倒躺在椅背上，眼皮沉甸甸正待闔上。忽地一陣峰迴路轉，車窗外陡然一片群山橫臥，在遠方綿延交錯像是伸向天邊盡頭，白色雲霧繚繞在山間飄逸如煙，愈發增添幾分壯闊無極。一時半刻難以入睡，我的目光不自覺從群山的身影緩緩移到駕駛座上，看著那寬闊沉穩的背部，屬於父親的。

遠遠的像座山一樣。

寬大結實的臂膀、虎背熊腰的體魄，父一直以這個形象刻印在我的記憶裡長達十八年。幼年不斷追逐父親直挺挺的背脊，遠遠望著總覺得那道背影有種令人畏懼的壓迫感，父親與母親相較之下鮮少動怒，自他雙眼卻時常透出肅穆逼人的光線，彷彿連一陣鼻息都可以沖昏一隻蒼蠅。猶記得讀小學時，每當我與老師或同學之間擦出火花，父親定要君臨學校一趟，他邁開腳步踏過穿堂，擦肩而過的學生們一張張稚氣的臉上無不瞪著驚駭的大眼，遭到父親「問候」的同學個個呆若木雞；接受他「質詢」的老師更是唯唯諾諾、冷汗直流。此時的我會站在父親背後悄悄觀察一切，幼小的心底高興夾著感激有人為自己挺身而出，看著父親的背影、聽著粗獷沉重的嗓音，自己竟跟著嘖若寒蟬、心虛起來。

國小畢業之後，這種光景再也不曾出現，多的是父親溫馨的駕車接送。國中離家有一段不小的距離，是以每當放學的鐘聲敲響，我都快步奔出校門，站在樹下左顧右盼，直到看見遠方疾駛而至的藍色小貨車。父親在鐵工廠拼血汗養家糊口，卻總是抽空駕著車飛馳過來接我回家，有些時候他來得早了，在放學一波波蜂擁而出的學生潮流中，遠遠望見一頭整齊簡單的草皮頭、一身沾染烏黑油漬的工作上衣、以及一付老式方框眼鏡配上一嘴鬍渣的臉，父親再明顯不過地矗立著，絲毫不動穩如一座泰山。直教我難忘的某個夜晚，國三拼學測的晚自習結束之後，我在兩年依舊的老樹下佇立著向遠處眺望，十分鐘、二十分鐘、四十分鐘將近五十分鐘過去，偉大的教務主任、校長先後發現一個孤立的身影並陪他等候遲遲未到的那輛藍色卡車，羞愧不已的男孩眼淚幾欲奪眶而出，這才在模糊的淚光中看見熟悉的車燈。原來父親跟一群老朋友喝酒聊天渾然忘我，他下車向校長虛心笑著表示歉意，男孩悄悄拭去淚水，高大的寬闊的背脊立在面前，結實的安全感使他破涕為笑。

圓圓的像座山一樣。

背影挾帶高山氣勢的父親連肚皮上亦坐落一座圓滾滾的小山丘。結婚後的男人容易走樣著實不假，相簿翻開，父親的小腹從新婚時壯年男人的雄姿英發，在一頁頁之間逐漸頹化為中年老伯的渾圓鬆弛，直教人不勝唏噓。儘管一身孔武有力，搭配如此滑稽的大肚囊卻不免要威風掃地，倒是父親自己渾然不覺，整日挺著啤酒肚盪來晃去，

以至坐在客廳斜倚沙發、雙腳擱在桌面，一座丘陵就大刺刺地展示於天地之間，看得連母親也搖頭嘆氣，直說婚後的「造山運動」神速驚人。尤其當一陣如雷軒響聲起，遠遠往沙發望去，就會驚見一支遙控器穩妥地平躺在山坡上，隨著整座山丘上下起伏，偷笑之餘尚且深自警惕。

吞雲吐霧，遠遠的像座山一樣，煙嵐縈繞。

父親的煙癮實為家裡最令人厭惡的惡習，雖則對他勸說過無數次抽菸會讓肺化為黑炭、得肺癌當心短命的「肺腐之言」，更常常用「飯後一根菸，早早歸西天。」揶揄一番，他總是一派輕鬆地用「成癮難戒」這四字箴言壓過所有反對聲浪，日夜在吸吐之間享受輕煙迷魂的快感。最常在客廳的沙發上，肚皮又擱出丘陵時，但見父親自褲袋摸出一盒、掏出一根，打火機俐落地在菸屁股點出一圈紅光、嘸嘴一吐，蒼白煙霧立時向四面八方猛撲而至，往往教旁人掩鼻不及。每當我緊蹙眉頭朝他投射嫌惡的眼光，他才恍然大悟反手推開身後窗戶，滿室毒煙迅即消散無蹤，煙霧尚未離去的，就會停留在小山丘上迴旋盤繞，背後再斜斜射入一道陽光，乍看之下卻有朝煙夕嵐的詩境意趣。偶而我端詳著父親抽菸時若有所思，忍不住猜想抽菸是為吐盡胸中不快，令人作嘔的不是煙氣，而是太多的不如意。

車上，耳邊突如其來父親猛烈的兩下咳嗽，已經是老毛病了啊。

輕煙裊裊的回憶之中，有那麼幾回我聽父親講述兒時的際遇。早期多數家庭非常窮困，父親的童年亦非例外，家裡炊飯不可無柴，於是父親每逢假日必與兄長們背著一個大竹簍，不辭路途遙遠奔往十里之外的山坡上砍伐樹木以為柴薪之用，再背著一筐樹枝步行回家已是明月高掛，長時間的歷練無怪乎練就一身壯碩的體格。他常在飯桌前一手點菸一邊笑談吾少也賤、一簞食一瓢飲的克難生活，還有赤腳飛快踏過夏日曬到發燙的石頭路趕著上學，或是在竹林裡遇見「飯匙倩」提棍與之搏鬥的少年英雄史。至於離家十尺之外、現在毫無生息的潺潺小河或該稱之河溝，以前曾是父親和附近孩童抓魚摸蝦的天然遊樂區，卻不幸因為某家不自造紙廠惡意排放污水，一夜之間河底居民盡數遭到殲滅。父親說得心馳神往，卻有陣陣蒼涼傷痛浮上我心，父親已然離去他的山，父親的歲月在河上無聲溜走。

歲月不再，就像他不曾再騎過的摩托車。

父親從來沒有真正買過一部車，家裡現存的藍色小貨車、白色小汽車皆是二手車，至於現下載滿住宿必需品、浩浩蕩蕩開往台北的休旅車也是向朋友借來的。稚子時第一次搭乘的交通工具有是摩托車，而且是父親年輕時購買的野狼，已不記得印象中有寥寥數次坐在父親背後駕駛野狼是去了何處何方，也忘了在幾歲時看著父親不再跨上狼背、轉身面對小綿羊，我卻清楚知道，父親把最後一絲的年少繫在野狼。他已停止追尋廣告中唱的「我從山林來，越過綠野。」他已成為別人需要的靠山，一如幼年多次領教他疾如狂風的騎車本領時，一雙幼小的手緊緊抱住他的肚皮，臉緊緊依著他的背抵擋強風，父親是永遠的山。

不知不覺，抵達台北、抵達校園、宿舍、佈置工作一氣呵成，時間飛也似地跳過，直到駐足在父親離去的那一刻。依舊是整齊簡單的草皮頭、方框眼鏡與鬍渣，父親微笑向我揮手致意，隨即關上車門，漸行漸遠，回憶卻像散不開的煙霧在心中緊緊糾結。一座高山，在我轉身利那巍峨矗立著，我遠遠地望著，山間嵐氣兀自繚繞，恍如父親永不戒斷的煙霧，似乎也在望著我，父親，一座遠遠的帶煙色的山，遠遠地望著我。

## 散文類 首獎 (2)

## 革命少女

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三年級 / 徐鈺婷

革命，從今日開始。

如果擁抱著永遠都還有明天的妄想，女孩的夢就一輩子不會實現。

一如眾多的女孩，脂肪是累積，體重是大忌。為了擺脫過多的束縛，達到甩肉瘦身的終極目的，就得秤斤論兩，斤斤計較。時間是去年三月，我的志氣跟著氣溫升高，暖春的青天白雲下，我決心即日展開消滅贅肉革命。

第一步從午餐開始，目標零澱粉，多蔬菜。砍殺多油自助餐，拋棄高熱量速食，帶上自牌水煮雞絲醋沙拉，健康低熱量。一天兩天還能勉強接受，直至第四日打開飯盒不禁含淚以對，清涼微冷的沙拉讓人食慾全消。大概是我飢渴的神情讓人不忍，同桌好友夾出最肥嫩香脆的豬排，輕巧地放到我的便當盒蓋上。送到嘴邊的肉吃不吃？一片肉、一根菜，還沒過口就先換算成卡路里，無視口水滴答滴答的渴望，咬著牙，婉拒貼心好意，眼睜睜看著豬排從彼筷入他口，我卻只能叨著雞絲，心頭洶血食之無味，上課失神渙散一下午，只求退一步海闊天空。

晚上給自己加盤烤雞翅，慰勞本週辛勞。滿口肉香，油而不膩，至此午餐少油少飯菜肉各半。不然完全沒肉香沒滋味的清淡午餐，讓我情何以堪？

一格一格向左，一格一格向右。

指針擺盪，靜止不動。

第二步多運動多流汗，以求達到燃燒脂肪的目的。可惜每日通勤昏迷往返兩地，計畫出師未捷身先死，妄想週末能加倍施行。星期六早晨晴空萬里，出發慢跑兼散步，事實證明，過度的運動只會招來過度的食慾。年紀輕輕卻未老先衰的身體沒兩步就氣喘吁吁，只能半走半相送，走八成跑兩成。烈日當下，直直落的汗水大半是太陽的傑作。迎接午餐時間，路邊小攤香味四溢，飲料店裡杯杯晶瑩，一碼碼熱量表從眼前畫過，感慨理智微薄，最終還是敗在健身完的飢餓下。手捧蔥油餅配油炸臭豆腐，加點的半糖珍奶亦是萬惡的淵藪，逼近千卡的熱量，在幸福的滿足微笑中，吞下。晚上身理時鐘一到，肚子饑蟲照常起鬧，身為愛護自己的孝順子女，母親的愛心晚餐應當滴汗不剩照吃不誤。

睡前掐了掐腰間肥肉，柔軟滑嫩，連自己都捏到無法罷手，巴不得掐掉一塊是一塊。正值青春年少，新陳代謝尚稱良好，一日裡早晚的體積就有所差異。如果不消反增，便是吋吋可憎，手裡厚實的觸感讓人不恨也難。

兩天的運動結果，體重不增不減，皮膚卻通紅一片，膚質天生易黑不脫皮，毫不保留吸收太陽光，直接轉化成黑色素，卡在皮膚上不知多久才會淡去。塗完蘆薈的清涼勉強壓下刺痛，不該小看春天的太陽，用肌膚去體驗得不償失的真諦，代價太大了。從此週末運動計畫必定全副武裝才上路，可惜逢人邀約、考試來襲就休息一次，如期施行的次數少得可憐。

一格一格向左，一格一格向右。

指針擺盪，稍稍向左。

踏入五月，紛飛亂雨奏起夏日的序章。

又一個充斥短衫短褲、泳衣迷你裙的季節。事隔兩個月，專用記事本上的「每日體重指數」起起伏伏，有增有減，比起三月的第一天，稍稍減了一零點五公斤。可惜那不過是多喝兩天水就能腫回來的份量，捏了捏手臂、大腿和臀部，最終來到腰間，就算不斷自我催眠也只能宣告失敗，分量充實到無法欺騙自己。

革命尚未成功，少女仍須努力。為了贅肉必露的夏天，只能使出終極必殺技——

拒吃晚餐。

早點是一天的開端，午餐是中場休息的補充，兩者缺一不可。只有囤積率最高，消耗量最少的晚餐可省，憑著意志力全開的頑強鬥志，家人的相勸相誘通通無視，不吃不吃就是不吃！

堅持滿一週，媽媽在吃完晚餐後，摸摸身上渾圓的兩層游泳圈，看著我語重心長的說：「小女革命，好優好天真。」

不知是感慨還是諷刺的話，讓我信心不減反增。當天晚上，時針步步逼近午夜十二點，我的肚子正咕嚕抗議，已經喝下第二杯水充飢，絲毫不減想吃的渴望。隨著開門關門，人未見香先到，哥哥手中一袋稀鬆平常的宵夜挑戰我鐵錚錚的決心。

巷口小店特製無骨鹽酥雞是我和哥哥的最愛。細長竹籤上的雞肉閃耀出神聖光芒，桌燈微黃，彷彿給肉點下咒語，將香氣幻化成一閃一閃的星星，烘托它的嬌豔美麗，點點光亮繞著鹽酥雞打轉，勾引我向它伸手，小小一塊肉卻無限偉大。哥哥張嘴吸入星光，將第一塊鹽酥雞送進口中，邊抖著腳邊玩電腦，一手滑鼠一手竹籤，不忘叉起鹽酥雞，連吃掉五塊才停下動作，揶揄的眼角餘光有意無意掃在我身上。

我霍地站起，捏著鼻子衝進房裡，一門之隔，大笑與大叫同時響起。

一格一格向左，一格一格向右。

指針擺盪，緩緩向左。

五月下旬，進入學校的期末階段，我仍然堅持著不吃晚餐，上課專心下課用心，只是書在眼前，腦袋放空不斷，昏昏沉沉的有讀跟沒讀一樣，時間眨眼過去，知識填充有限。憑著意志力和平日累積，頂著一顆昏迷指數偏高的腦袋撐過期末考，暑假已稍稍開始，隨著用腦減少，血糖回升，神智回復平日水平。忐忑不安的等待著成績，隱約記得某科邊考邊放空，手抖眼花，任由時間流過。

終於，一科兩科低飛及格，三科四科高分過關，直到最後一科，傳說中的鈴聲響起，噹噹噹，赤血紅字出現在眼前。

天打雷劈不過一瞬間。夏日炎炎，午後驟雨忽降，人間慘澹。

隔日正逢同學會，刻意穿了寬鬆的衣服出席。地點是燒烤吃到飽，才剛入座，接連點了五盤肉吞下肚。憤恨癩癩狂吃，一口兩口將懊惱和熱量全數吞下，好像吃下去卡路里都可以燒成分數，拷貝一份給成績單，彌補那唯一被當的不足。

食慾敞開，心情卻沒變好，每餐的份量持續增加。又過了幾天，三五好友相約逛街，心裡還是充斥著被當的打擊，連看衣服的心情都沒有。吃完晚餐，我踏著游離的步伐返家，經過巷口小店，油炸的香氣和音效讓我想起哥哥那夜的眼神，以及，閃爍著星光的鹽酥雞。

停機已久的腦袋開始運轉，第一項任務就是計算近日吃下的熱量，混沌思緒隨著節節升高的卡路里數據爆裂，碎片殘渣隨風而去，消失在不知名的角落。依稀記得暑假前，體重機上的指針，以極緩慢的速度向左移動。

彈指間，決心灰飛煙滅。

拎著兩大份鹽酥雞回到家，第一件事，跳上體重機，看著數字徹底絕望。給放假後擱筆不動的記事本添上最後一筆，四個月的辛勞不用一個星期就補了回來，闔上「每日體重指數」，本年度已完全終結。這個夏天，消滅贅肉革命徹底失敗。

跳過超脫直接超渡，誰來給我被當的成績上香，連帶體重一起，穿過開滿彼岸花的大門。

一格一格向左，一格一格向右。

指針擺盪，直直向右。

左左右右，一個春夏過去，還有下一個春夏，糾葛少女一輩子的革命。